



独幕話劇集

邢 野 著

東莊之夜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东 庄 之 夜

野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西街十三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
※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• 2 印张 • 44,000字

一九五八年三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八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 • 156

定 价: 二 角

目 次

東庄之夜..... (1)

無孔不入..... (20)

開 會 (36)

典型報告..... (52)

東 庄 之 夜

人 物：双貴叔——东庄的支部書記兼合作社主任，五十二岁。

八月子——东庄的民兵隊員，二十六岁。

鉄 牛——东庄的民兵隊長，复員軍人，二十二岁。

永 奎——东庄的反动地主，特务，三十岁。

王德功——西庄的民兵隊長，复員軍人，二十九岁。

夏天的一个夜晚。

东庄村公所的院子里。台左露出配房的一角，两扇房門虛掩着。台后是一道四尺来高的土牆，右角的篱笆門半开着。从院門可以看見街道那边的房屋和树木。台右有一棵老槐树。

〔民兵隊員八月子正在树下的两张桌子上酣睡，不断地发出刺耳的鼾声。他，个子不大，身上只穿着一條白单褲。枕着两块磚头，歪着他那小分头子和尖尖的下頰。月亮当空，籠照着院落。村中 靜悄无声。院中老树的枝葉，在夜风中懶散的搖动着。片刻，反动地主永奎，担着一付水桶輕輕地从外面进来。这人，是个細高条兒，长着一个枣核脑袋。他进了院門，先勉强地咳嗽两声，表示他不是偷着进来的，然后放下水桶，推开左面的房門。〕

永 奎：村长！村长！沒在？（略停）支部書記！支部書記！也沒在？（听見八月子的鼾声，近前）这是誰？啊，八月子。嗯，又是你。（寻思一下）頂事儿的不在，你这个跑腿的在这儿更好。（喊叫）八月子！八月子！你醒醒！（見不醒，推他）八月子，你先醒醒！……

（八月子翻了个身，巴答巴答嘴，又睡着了。）

永 奎：算了吧，走着吧！（将下，又转回来）不行，还是对他们说声好。（用力推八月子，在耳边大声地）八月子！

八月子：（醒，但不睁眼）去去，别闹着玩了！（又要睡着）

永 奎：不是，我找你有件事！

八月子：（仍不睁眼）什么事？什么事？

永 奎：支部書記沒在，我对你說一声：天旱的这个样子，我打算到大河里挑几担水，“飲飲”（讀如阴）俺那地。

八月子：挑水，“飲”地，你就挑吧！

永 奎：我来对你說一声，别，到了村外，遇見你們放哨的，又把我拦住了。

八月子：好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！

永 奎：只要有你这句話就行了。

八月子：真是，对我說个什么劲儿！

永 奎：你不是个民兵嗎！俺們不是受着特別管制嗎！（欲下）

八月子：（好像想到什么事，一下坐起来）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是誰呀？

永 奎：說了半天，你還沒听清我是誰呀？我是永奎。

八月子：永奎？黑更半夜的，你干什么去？

永 奎：我不是說了嗎？担水“飲”地去。

八月子：你，你真是担水去嗎？

永 奎：这还說假話？你看！（指水桶）

八月子：过来我看看，你那身上有什么？（永奎近前）这兜里怎么鼓鼓囊囊的？

永 奎：噢，你說这个呀？这是我剛才打的几两酒，我到这里請个假，就放在家里去。給你聞聞，是不？

八月子：（接住）啊，是酒，是酒。

永奎：喝口吧！

八月子：（遞給他）不，咱不喝你的。走吧，可要快去快回來，可不許到別處去。

永奎：行行。（下）

八月子：睡個覺都不得安生！（又躺下了，剛躺下就又睡着了）

〔這時，支書雙貴叔，經過土牆，來到大門口。雙貴叔，看來不像五十多歲的人，最多像四十多歲。中等身材，身子股兒長得結實，動作毫不遲緩。嘴邊兩撇直挺挺的小鬍，顯得非常剛強有力。他在門口，望了望永奎的背影，急步走到八月子的跟前。這時八月子正在說着夢話：“又干什麼？……我真倒霉！天天找我的別扭，處處找我的……，人人找我的別扭！……”他說完，又“咯吱咯吱”地咬牙，“呼哧呼哧”地擰胳膊。〕

雙貴叔：（推他）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不是成天找你的別扭，處處找你的別扭，是你成天睡覺，處處睡覺！黑夜不說，白天，你開會也睡，下地也睡，趕集也睡，站崗也睡。只要有個屁股大的塊地方，你就想睡。看看，睡覺還不老實，說夢話，打悶捶，咬牙又放屁，打鼾象打雷，哪樣你都占了。還是推也推不動，搥也搥不醒。（大聲地）你給我醒醒！

八月子：誰？誰？又是誰？躲在這兒也有人找，藏在那兒也有人叫，我看我這個覺是睡不成了！

雙貴叔：我問你，剛才那是誰打這兒出去了？

八月子：（迷迷糊糊地）永奎。

雙貴叔：他到這兒干什么來？你怎么就讓他出村呢？

八月子：人家是來找支書，是來找你的！你不在，就對我說了聲。他到大河担水去，說是“飲飲”桶那地。

雙貴叔：飲地？早不“飲”地，晚不“飲”地！怎麼單單今天“飲”起地來了呢？

八月子：怎么？这又怎么？不是因为天旱嗎？

双贵叔：不！我不是对你们說过嗎？不論为什么，就是不許他乱走乱动。特别是这几天，不許他出他家門一步，更不許他出村！

八月子：不是說过，經過咱們允許，能出去嗎？

双贵叔：这几天不行！村北的水渠剛剛修好，明日一早就要开閘放水，他要給咱出个坏点子，在水閘上放点么儿，那可怎么着，啊？

八月子：哈！他沒那个胆！吓死他！

双贵叔：你又嘴硬了。出了差錯，你能負得起責任嗎？

八月子：我？

双贵叔：着啊！你能担保他出村，絕对不做破坏事嗎？

八月子：我？

双贵叔：着啊！你还不快去把他追回来？

八月子：我看甭追他，他一会自个儿就回来。我对你說吧，我对他早就提高警觉了！刚才他来这儿，我也搜他了。身上任么儿也沒有，就有一瓶子酒。

双贵叔：一瓶酒？他担水帶着瓶酒干什么？

八月子：你也太多心了，人家是剛才打的，就放到家里去。

双贵叔：不，这不对头。你快給我把他追回来。象这个反动地主，他的一举一動，咱們都得留神。

八月子：別的不許，还不許人家喝酒啊？

双贵叔：亏了你是个民兵，你还說这話！这要看是誰！永奎那小子，就不会有好心！对他，咱們不能留半点情面！你快去，把他追回来！

八月子：我不去！

双贵叔：（生气地）怎么？你敢說个“不去”？

八月子：弄了一天渠，又站了半宿崗，到这工夫还不得安生，沒事也得给人家找点事干。

双貴叔：沒事？你能担保他嗎？

八月子：你又說这話了，唉！

双貴叔：着啊！八月子！你又忘了，麦收的工夫，也是你，看着粮食睡覺，那一把火，粮食燒了那些还不算，差一点儿把你也燒在里头啊！那是誰干的，到如今还没查清哩！八月子，还不該处处留心嗎？可不能把脑袋拴在褲腰帶上了！

八月子：你又提那个事了，还能老出那个事啊？你的警覺性提的也太高了，都快提到天上去了。

双貴叔：我看我的警覺性提的还不高！月子，你就不知道咱們的仇恨是从哪来的！那天，在道上，我差点儿叫人杀害了啊！不提这个，就說咱們合作社吧，反动分子給使了多少坏了？这个水渠，就是咱們合作社的命啊！这庄稼的好賴，就在这道水上了！你能担保这个水渠……

八月子：你別說了，好，我去，我去叫他回来！咱真佩服你，白天不睡覺，夜里也不打盹；老是有精神，老是有勁气；哪儿有事你就到，哪儿沒事你也来；說起話来就沒完，誰也插不上言。

双貴叔：要不，象你这号的，見了我就擰脖子了嗎？別說二話了，快去吧！

八月子：（調皮地）誰敢擰脖子？誰敢說二話？我的大支書，我的大社長。得了，你別說了，我走，一下就把他追回来！（很快走下）

双貴叔：（自言自語）年輕輕的，就不知道个进步！唉，怪不得这么大，找不上个媳妇了！（从屋里端出一盞豆油灯来，亮

到桌边，又掏出一个文件，戴上一付远视镜）区里的指示，我还没顾得上看嘞。（坐下看文件）看！又是保卫农村生产建设！

〔民兵队长铁牛上。这是个非常壮实的小伙子。穿着一身退色的绿军衣。

铁牛：双贵叔，你还没睡呀？

双贵叔：早哩。你还没歇着？

铁牛：我打水渠那儿刚到家，听见西边又有狗叫，我想到渠那儿再去查查岗哨。

双贵叔：对了，该去去。哎，刚才永奎出村了，说是担水“歇”地，我看可能有鬼，叫八月子追他去了。

铁牛：说得对，应该马上把他捉回来。（欲下）

双贵叔：铁牛！

铁牛：（转身）有！

双贵叔：你到河沿上也去看看。八月子那人，简直是个二杆子。

铁牛：我早想到了。（下）

双贵叔：看看，这多懂事！怪不得，刚打部队复员回来，还不到一个月，就都争着找他订亲哩！（放起文件）我还是先到村里去转转。

〔双贵叔将下时，西庄的民兵队长王德功进来了。二人差点晃走了个碰头。嗨！王德功，好个精明利落的小伙子！长得不高不矮，线条而匀称。一双浓眉下边，嵌着一对非常机灵的眼睛。他虽然穿着一身紫花布的褂褂，但也掩盖不住他那熟练的军事动作。他见双贵叔迎头走来，就很快闪到门边，并且习惯的藏起手中的短枪（过去边区造的手枪）。

王德功：（机警地）谁？

双贵叔：（也机警地）你是谁？

王德功：我找这村的支部書記。在这儿嗎？

双貴叔：你找他干什么？

王德功：有件要紧的事。

双貴叔：（見他手在口袋里拿着枪，警惕地）有什么事？你就对我說吧。

王德功：（警惕地）对你說？你是这村的支書嗎？

双貴叔：（不承認）我，我不是。

王德功：你不是，我不能对你說。你們支書在哪儿住？

双貴叔：你进来吧，进来好說話。

王德功：不，我有要紧的事，得馬上找你們支書。

双貴叔：支部書記就在这儿住，你进来吧！

王德功：（迷）在哪屋住？

双貴叔：（指配房）就在这屋，可是眼下沒在，剛出去。

王德功：你快找找他去吧，就說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找他。

双貴叔：有事你就先对我說吧，跟我說是一样，我是他兄弟。

王德功：不行，兄弟也不行。我非找他不行。

双貴叔：有什么事，你先对我說，回来我再告訴他。

王德功：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罗嗦呀？我見了他才能說。

双貴叔：你这个人，怎么这么性急呀？你是哪村的？

王德功：我是西庄的。

双貴叔：你叫个什么？

王德功：我叫王德功。

双貴叔：王德功？姓王？你們村的支部書記是誰？

王德功：是張老考。

双貴叔：村长呢？

王德功：張老順。

双贵叔：妇联主任呢？

王德功：妇联主任？叫，叫，我沒記住她的名字。

双贵叔：沒記住名字？（有些怀疑地）我听说她快结婚了，你知道，她找的那个对象是谁吗？

王德功：那我不知道。你問这个干什么？你快給我找支部書記去呀！

双贵叔：好好，我給你找去。你可等着，你可別走。

王德功：我就是找他的，我走什么？你这个人真怪！

双贵叔：（冷笑）是啊，这个年头，怪人是不少噢！你可等着，可別走！

〔双贵叔将下，八月子来到院門前。〕

八月子：永奎回来了。

王德功：（惊疑地）永奎？

双贵叔：（向八月子，小声地）你先別嚷。

〔永奎上。〕

永奎：找回我来，什么事啊！

双贵叔：（不露声色地）沒事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今日格先甬“飲”地了。明日格我們核計核計，看你們的地怎么闢。

永奎：行，行，那也行。（临走时不住地从墙头瞅着王德功）

王德功：（近前，低声地）哎，那个人是誰？是你們村的地主，叫永奎嗎？

双贵叔：（更加怀疑地）你問他干什么？你認識他嗎？

王德功：不認識。是不是他？

双贵叔：你不認識，你問他干什么？

王德功：（警惕地）你甬問。（自言自語）啊，就是他。这就对了。这就对了！

双贵叔：（也自言自語地）对了，这就对了！（向八月子，小声地）

你快去找鉄牛来！（向他使了个眼色，暗示說：这是个可疑的人。

然后又故意大声地）你快去找他来！快！

八月子：（小声地）我們队长在后边了，这就来。

王德功：（有些怀疑，着急地）你們在那儿嘀咕什么？你們……

双貴叔：（应付地）你別忙。他說，俺們支書这就来，这就来。（向八月子，故意地）咱們迎迎他去，啊！（拉八月子急下）

〔王德功在院里焦急地等待着，寻思着。他自言自语地說：“这个人怎么这么怪气？別是永奎那边的吧？……看样子倒不像。……这事不能就誤会，要是找不着支部書記，我就找他們民兵队长去。”他将要出門，双貴叔、鉄牛和八月子突然衝进了院子。八月子手里拿着一條繩子，双貴叔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鉄牛端着大枪閃在門口。王德功非常机警，很快退到院里一角，把手枪端在手里。〕

双貴叔：（严肃地）小伙子，別躲！你說你是西庄人，西庄可就没有一个姓王的！你連妇联会主任都不知道，一进門口就慌慌張張地找支部書記，你还打听永奎。你說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来干什么？我告訴你吧，我就是这村的支部書記。

王德功：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怪不得你嘀嘀咕咕地跟我一个勁儿的泡了？支部書記……。

双貴叔：你別装傻，你来历不明！你說，你是哪村的？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

鉄牛：（笑，近前）支部書記，誤会了！

王德功：鉄牛！

鉄牛：班长！你怎么来了？

王德功：剛才我正要找你去哩！

双貴叔：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
鉄牛：双貴叔，这回你可鬧錯了。这是俺們班长。从打部

队上复员回来，区里分配他到西庄的。他刚来一个月，怎么就知道妇联主任找对象的事呢？（向王德功）班长，有什么事？

双贵叔：唉呀！这一下可闹坏了，闹主见了！

王德功：大家快过来，我对你们说吧！

双贵叔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快说吧！

王德功：西庄刚才出了件事，捉住一个特务，跟你们这村……

八月子：怎么……

王德功：你们先听我说。是这么回事：刚才我在我们合作社那个房后头正放哨，忽然溜过一个人来，他直往社的麦秸垛那儿磨蹭。我在树后边一看，是那个张满屯。看他，一边鬼鬼祟祟地往四外了看，一边要打口袋里掏什么。我一看这来头，知道不对，就大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你们猜怎么着？张满屯那小子，一哆嗦，“叭喳”一声，他手里的一个物件掉地下了。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瓶子酒精。……

双贵叔：什么？酒精？

王德功：嗯，酒精。我一闻就闻出来了。你们想想，他哪来的酒精？他拿着一瓶酒精，又靠近麦秸垛干什么？这不就明白了吗？我当时把枪一堵：“干什么的？”他就筛起糠来了（打哆嗦的比方），那话也就不成句儿了！我一看他那架势，就说：“你是来放火！不说就开枪了！”吓得他马上就承认了。我把他拉到屋里，乘着他那个松劲儿，那么一突，他就一五一十的都招出来了。他是被你们村这个地主永奎指使的。

双贵叔：永奎？好，真是他！

铁牛：班长，往下说吧！

王德功：張滿屯說：剛才跟永奎在村外接的头，永奎給了他一瓶子酒精，……

八月子：什么話？永奎給他的，是一瓶子酒精啊？

双貴叔：月子，月子！你瞧瞧这吧！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啊！

王德功：怎么回事？

双貴叔：一会讓八月子跟你好好說說吧！永奎是八月子剛才放出村的。

八月子：我真倒霉，又是我……

鉄牛：你先別說了！班长，接着說，咱們得赶快下手啊！

王德功：他們两个商量好了：張滿屯先到西庄放火，乘着人們去救火，永奎就到水渠那儿去炸水閘。这叫調虎离山計。

双貴叔：好狗日的們！这事該怎么办？

鉄牛：这很明显，咱們要馬上动手，把永奎捉住！

八月子：这回我算知道他了！我去！我捉他去！

双貴叔：那，快！（向鉄牛）你就去集合民兵吧！

王德功：先別忙！我看这是个細做事，可不能这么毛躁。永奎这个人怎么样？

双貴叔：狡猾透了！阴險毒辣，哪个字他都占着。

王德功：这就更不能乱动了。（思索一会）我看，这要智取，不能力擒。

双貴叔：怎么个智取？

王德功：我出个主意，你听着要能行咱就使，要是……

双貴叔：你別客气了！剛才我听你說的那两下，真是象在志愿軍里干过几天的，真有兩下子。这是軍事行勁，我是外行，这回全都靠你了。

王德功：不，你是支部書記，这事还得党来决定。

双贵叔：好好，别推辞了，事不宜迟，你就快说吧。你说，我决定吧。

王德功：我看，不能硬捉他。第一，要是吓了他，他就可能把炸药销毁；第二，一有动静，他也可能把炸药掩藏起来；第三，根据他这样的人，他又可能跟咱死拚。那个张满屯说，他那炸药是特别的炸药，一炸，半个村子就没了。我在前方见过那种炸药，可能是胶质炸药。咱们非得把他的炸药捞到手里不行。再说，捉贼要捉赃，你们说对不对？

双贵叔：你分析的满正确。我批准了，你快说，怎么办吧！

王德功：村外都是庄稼地，黑灯瞎火的，他容易溜出村子。

咱先叫他不能从村外溜走，又叫他安心呆在家里，然后，咱再叫他自投罗网。

铁牛：先说怎么安住他吧。

王德功：刚才我在这儿，永奎看见了。咱就先来个将计就计。

（在他们耳边说了一会，几个人又商量了一阵）怎么样？

双贵叔：好计谋，好计谋。我又批准了，就这么办吧！我去到街上广播，你们就照办吧！

铁牛：好，招呼吧！

双贵叔：我走了，你们可要快着接上来！（急下）

铁牛：慢不了。

王德功：（背过手来）来吧！你们动手吧！怎么不动手啊？快呀！

铁牛：（憨笑）嘻嘻，既是演戏，我就动手了。

八月子：好，我来！

（二人把王德功绑起来。这时传来双贵叔的广播声：“乡亲们！同志们！都听着！刚才，在村公所捉住一个土匪，他来请咱的牲口！”）

村外还有哩！民兵正在村外捉他们！各家老小，今日黑夜不许出村，谁要出村，民兵打死白打！眼下把那个土匪送到区里去委！大家不要惊怕，安心睡觉吧！……”

王德功：走吧，该咱的了。到永奎的家门上转转就回来了。

铁牛：来着！（故意用枪威吓）走！给我走！

八月子：走吧！好你个土匪！

〔二人逼着王德功下。片刻，双贵叔上。〕

双贵叔：（自言自语地）还是咱们部队的干部，这道道儿真多，办法真强啊！……哎？怎么叫永奎自投罗网呢？我还想不透。……永奎那小子，也是鬼着哩！……狗日的们，真狠哪！真要毁了俺们的合作社呀！真要破坏俺们的社会主义呀！……人们的警觉性，说是提高了，我说什么了？还是不高！……唉，多亏咱们的复员军人。想必是他们在朝鲜捉美国鬼子，捉多了，有一套了。……

〔铁牛、八月子和王德功上。铁牛给王德功松了绑绳。〕

双贵叔：老王，让你受屈了。

王德功：提不到这个。你问铁牛，我们在朝鲜捉舌头，比这个艰苦多了。

铁牛：嘿嘿，班长，咱们又象是恢复过去的生活了。

双贵叔：底下该怎么着，说吧。让他自投罗网，怎么个搜法呢？

王德功：他们刚才不是商量好，要在后半夜调虎离山，使用炸药吗？你们瞧，三星歪了。永奎一见西庄还没有动静，我想他要想法出村，去找那个张满屯。

双贵叔：对，是这么着。他一定到西庄去听听动静。

铁牛：依我看，他到西庄找不着张满屯，也不能放棄破坏咱们，他敢单独去炸咱们的水闸。

王德功：说得正确。一早就放放水，他不能放棄破坏，这个

可能最大。可是也要提防他有另外一手：暂时不动手。

铁牛：那，咱就想法到他家里去掏他。我捉摸着，这个可能不大。因为，一来，咱们没惊了他，二来，张满屯被捕，他不会知道。

王德功：对。咱就先撒网！他要万一不上网，咱就去掏窝。

双贵叔：对，有你这一说。可怎么叫他上网呢？

王德功：咱们刚才使用的办法，是不让他溜出村子，又造成一个错觉：他以为咱们注意的不是他。这么一来，点子就在这儿了：他就一定还来村公所，争取合法出村。等他一会来到村公所，……

双贵叔：咱就用枪一堵！

王德功：不，先不能堵。刚才，八月子把放走永奎的事对我说了。既是有这么回事，我看咱要这么办：当他再来这儿，还是先让八月子来一手。

八月子：我？让我？

王德功：你别害怕，后边有我们了。

铁牛：我明白了。八月子，刚才你犯了那么大错误，眼下你还不该立个功吗？

双贵叔：我也懂了，八月子，……

八月子：你别说了，说起来又没完了。我也听懂了。可是这么着：怎么闹，怎么说，王班长，你得好好教教我。

王德功：行，我教给你，我具体的教给你。好不好？铁牛！

铁牛：有！班长，什么事？

王德功：你到门口了着点，见永奎来了，就咳嗽一声。

铁牛：是，我明白。（下）

王德功：八月子，来，我教给你。（把八月子拉到一边，比比划划地说了一会，双贵叔也在旁边听清）支部書記，你看这么着行吗？